

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
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

刘上洋 主编 ■ 电影卷一 ■

江西六十年

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文学精选 (1949-2009)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刘上洋/主编 ○ 电影卷一

江西六十年

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文学精选 (1949-2009)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. 电影卷. 1 /刘上洋主编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80742-802-2

I. 江… II. 刘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江西省-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8.56 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2910号

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电影卷一

刘上洋 主编

出 版 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姚雪雪
美术编辑	方 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26.25
版 次	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5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802-2
定 价	45.00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丛书

1949—2009

主 编

刘上洋

编委会成员

陈东有	李玉英	钟健华	黄 鹤	傅修延	严 力
黄晔明	尹世洪	郜海镭	周 文	刘 华	汪玉奇
朱法元	叶 青	姜钦云	姚雪雪	胡颖峰	

前 言

在中国的版图上，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“赣”，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，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，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。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，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——十五卷册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，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。文章彪炳，作家辈出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

六十年的江西文学，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。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，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“富矿”，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，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。六十年来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，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，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有着“红色情结”的江西作家，满怀珍视的情感，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“富矿”，从中汲取诗情画意，提炼主题、情节和形象，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。他们以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电影、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，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，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时

代品格、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,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。

历史上,江西文学积淀深厚,群星璀璨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中,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;东晋以来,陶渊明、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,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;“初唐四杰”王勃留下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千古绝唱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。

进入20世纪后,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。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,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。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,浩浩荡荡,横无际涯。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,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;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,折桂众多的“金鸡”奖和“百花”奖,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“电影之乡”的美誉;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;进入21世纪以来,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,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,被评论界称为“江西的散文现象”。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,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。可以说,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,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。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,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,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,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。

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,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,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,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、江西风格、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。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。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、内涵、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,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领衔之作。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,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、口号

之大、架子之大，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，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，它的新颖性，它的原创、鲜活和发现，它对既成观念的颠覆和改造。一句话，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，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。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，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。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，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、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。

在眺望之中，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，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，推动人们去追求，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，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，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。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，也许只有一步之遥，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。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，这是一个超数学。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，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，正是这一点，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！

2009年8月

录
CONTENTS

彭永辉 李洪辛

燎原/001

毕必成

庐山恋/053

方 兰 周毅如 孙 勃

血沃中华/097

李洪辛 吴安萍 徐海秋 周大功

南昌起义/165

王一民

乡 情/233

乡 音/301

蒋 迅

笔中情/358

后 记/407

电影卷一

○彭永辉

○李洪辛

燎 原

| 上映: 1962年

| 导演: 张骏祥、顾而已

| 摄制: 天马电影制片厂

楔 子

又深又黑的煤洞，一盏飘着火苗的矿灯，微弱而摇晃的光影，照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矿工。他赤裸着上身，皮肤乌黑如油，闪闪发亮，两臂肌肉凸出，结实有力。他高高地举着岩尖，狠狠地向煤壁凿击，职演员表就出现在这个衬底上。

矿工不断挥舞着岩尖，一下一下接连不断地凿击着煤壁。煤壁开始出现小的裂口，小块的煤屑四散飞溅。当职演员表快映完时，被矿工强有力震击的煤壁，发生了崩裂，一大块一大块不可遏止地滚了下来。

在淡出的黑片上出现字幕：

一九〇五年，江西省某煤矿。

天色阴郁，乌云走马。

总平巷口，一群褴褛的矿工，愤激地挥舞着岩尖，易老倌在鼓动着伙伴们。由于人多嘴杂，再加上运煤电车的震响，倾倒煤屑的翻笼的轰鸣，只听见一片怒涛般的声浪，看见一个个怒形于色的脸，却听不见嚷叫的内容。但地面上挂钩的、打点的、撑桶的弟兄们都不由得被吸引住了，有的加入他们的阵势，有的远远地观望着，踟蹰不前。这时正有一班矿工出窿，听见叫嚷，沮丧的脸上立刻显露出兴奋的神情，被卷了进去，也有一些给他们的父兄拉住。

矿工越聚越多。激动的人群开始呼啸着向矿局奔去。

矿工们穿过铁路，朝着矿局办公大楼奔去。地上卷起一片尘雾。

总公事房围墙里的矿丁们，看见矿工们蜂拥而来，慌了手脚，急急忙忙拉上围墙的大铁门。

办公室楼上的窗口，有几个洋人和中国员司，冷眼望着这群愤怒的人。冷不防接二连三扔来石块和煤礮^①，把玻璃窗砸得粉碎。洋人们惶惶然退了下去。

矿工们推不开铁门，就动手用岩尖砸击，有的索性爬到上面去。人们不断向里面扔石块……发泄怨愤。……

几天之后。总公事房栅栏门外的空坪上，衣不蔽体的矿工们，这里一堆那里一堆，都在期待着什么，有的在兴奋地谈论，有的在不安地窃窃私语。矿工的家属们拖儿带女，怀着希冀和不安的情绪，怯怯地跟在她们的丈夫、父兄身边，关切地谛听着，探询着。

空坪上起了一阵骚动。有人喊：“来了，萧大哥来了！”

萧昌定由几个青年矿工簇拥着，打人群里走过来。人们马上拥上去，关切地叮咛道：

“萧大哥，你嘴头子要硬啊！”

“萧大哥，一定要矿上发清欠饷。”

萧大哥把手上的大红帖子一扬说：“大家放心吧！公司督办亲自到了矿上，下帖子请我们议事，总会拿句话出来的。”

① 礮：读pià，江西方言，煤层中的石块。

一个姓易的青年矿工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是啊，他们还敢怎么样。”

一个叫张老耿的矿工，拉拉跟在老萧身后的姓易的矿工说：“易老弟，你们当心啊，矿上连洋枪队都调来了！”

萧大哥听见了，笑了一笑说：“洋枪队又怎样？他们也是人，是人就不能不讲道理！”

萧大哥由矿工们拥着走上公事房栅栏门外的台阶。这时台阶上已经两边站好了清兵。萧大哥才踏上台阶，一个差弁模样的人就迎下来说：

“督办大人有话：只准议事的头脑上去，闲人一概等在外面。”

跟着萧大哥的矿工们不服，想挤上去。门口的清兵恶狠狠地把刀一横，拦住去路。

萧大哥略一迟疑，旋即光明磊落地说：“你们就留在外面吧！”

萧大哥走进栅栏门，只见总公事房门前、廊子上、台阶上、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一半是穿着号褂子拿着马刀的营兵，一半是穿了军服拿了五响快枪的新军，个个杀气腾腾。萧大哥定了定神，坦然地走上总公事房的石级。……

萧大哥绕过一架镜子屏风，走进大厅。厅内站满了戴红缨帽、顶子颜色不一的大小官员和戴箴尖帽的差役、执刀持枪的兵丁。中间一张长案，朝下几张太师椅上坐着公司督办、矿局总办和德国总矿师。步兵协统坐在侧手。

没人理会萧大哥，连一把椅子也没给他预备。他略有犹豫之色。

差弁走到督办座前打了个千：“萧昌定带到。”

苏总办开口了：“你就是领头闹事的萧昌定吗？”

“兄弟们抬我出来给督办大人回话。”萧昌定理直气壮地说，“要矿上发清欠饷。”

“胡说！”苏总办把脸一板，打断萧大哥的话，“本矿是官督商办的重要实业，关系重大。你领头闹事，朝廷降下罪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！”

萧大哥急了，抗议道：“各位大人，今天是你们下帖子请我来议事，我又不是犯人。”

“放肆！”坐在当中的孙督办把桌子一拍，厉声喝了一句，旋即回头招呼：“协统大人——”

常得胜领命，随即吼了一声：“绑！”

下面的差役一阵吆喝，萧大哥看不是势，才要向外走，拿着鬼头刀的差役就围上来。萧大哥拳脚有两下子，他抬腿一脚，把清兵手上的鬼头刀踢飞了，顺手抓起一把椅子，打算杀出一条血路。

“混蛋！放枪！”常得胜吆喝。

清兵端起洋枪，砰的一声，萧大哥中弹，举着的椅子掉在地上。他脚步踉跄，手捂胸口，扭过头来，脸色凛然地怒视孙督办。

这时栅栏门外，台阶上的清兵像得了信号，端起洋枪，朝天放了一排枪。

停在铁路上的“铁闷子”车厢，铁门“哗”地拉开了，一队手执马刀的清兵，纷纷跳下车，向空坪方向扑去。

同时由坪子两边，大队手执马刀的清兵包抄了过来。

毫无准备的矿工们四散奔逃，家属们、孩子们吓得号哭着逃命。

清兵在人群中捕人，有的被绑上了，有的还在奋勇抵抗。……

姓易的愤愤于色，拿起手上的岩尖，想上去搏斗，突然张老耿一把拉住了他。

张老耿把他一直拉到一个隐蔽所在，姓易的喘息着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
“人家又是马刀又是洋枪，你拼得过？”张老耿死命拖着他不放。

姓易的痛苦地抱着头，蹲了下去。……

大厅上，萧大哥已经昏迷过去。两个差役把他架着，站在长案面前，听常得胜宣读罪状。

“查萧昌定系会匪首脑，纠众闹事，阴谋不逞，着即正法。从犯十八人监禁终身。今后如有再敢聚众滋事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……”

常得胜读完，挥了挥手，差役们把萧大哥架了出去。

萧大哥站的地方，滴滴鲜红的血……

响起悲愤的歌声：

血海深仇，万丈深，
矿工的生活苦噢，
要比牛马苦三分！

吃的是阳间饭，
干的是阴间活！
到何时啊拨开乌云见青天！

歌声中显现如下的画面：

低矮、狭小、深长的洞子里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看见几盏萤火似的灯光，慢慢向前移动着，这是几个拖煤工在艰难地行进。矿工们头上缠着头巾，矿灯插在包头帕子里，一根黄麻编织的寸把宽的带子，从肩头斜挂下来，一直齐至臀股，后面吊着盛煤的篾篓。他们借着头顶微弱的灯光，斜着肩膀，光裸着身体、吃力地一步一步地在高低不平而又倾斜的坡上“扯拖”。

他们继续前行，煤洞陡然矮下来，他们便把矿灯咬在嘴里，伏在地上，两只手也当脚来使用，像蛤蟆似的，肚皮几乎贴着地面，一步一步地爬行，偶不小心，不是头顶碰着支柱，就是背脊骨触到菱形的煤石上。

穿过了矮洞，又到了个低洼的巷道，里面淹满了水，矿工们便像水蛇般地在水里游，喘着气拖着煤畚。

巷道里，张老耿正推着一辆铁皮煤车，走向一个坡道。他头上是汗，背上也是汗。他用两手推，推了几步，觉得十分吃力，便反转身子用背脊推，一脚一脚死劲地蹬着地面，使出全身的力气和煤车搏斗，而煤车却顽固地在原来的地方慢慢移动一点又后退一点。一个工头拿着竹篾走过来。不问情由，就拦头打下来。张老耿力气使完了，脚跟一松，煤车便顺势滑下来。他心慌意乱，想用力去阻挡，可是煤车向下的冲力越来越大，他没有力量挡住它。张老耿被煤车推送着，眼前金星乱射。眼看就要出危险了，易老倌和另一个工人看见，几步跳过来，迅速用身子挡着煤车，使它稳住，张老耿跌倒在地上。易老倌一面用背脊挡着煤车，一面招呼跌在地上的张老耿。

大巷道来往着运煤电车，来往着上下班的矿工。

他们出得窿来，像溃败的兵，提着矿灯和岩尖，神形沮丧，脚步蹒跚，东倒西歪地陆陆续续走出来，听见电车铃响，便把身子贴在潮湿的墙上。他们浑身都是黑的，只有眼睛和嘴唇上有点白色。有的穿着单衣，有的幸运披着件棉袄，也露着油渣似

的棉花，有的连裤子也没有，就用头上的包头帕围住下身。迎面抬来两乘轿子，一乘坐着洋矿师，另一乘坐着总监工。矿工们站住，眼光里喷射着仇恨的怒火，但是没有说什么，又低着头走了。……

矮湫湫的工棚，摆满了床铺。每个床铺都是上中下三层，上面的人坐起来头就碰着屋梁，中间的人更是伸不直腰板，处处给人一种压抑窒闷的感觉。床铺的宽度本来是单人的，但规定要睡两个人，人挤着人，人压着人。地上铺着麻袋稻草，也睡满了人，连踩脚的空隙也没有。那盏昏黄的小电灯，把屋子照得阴凄凄，愁惨惨。从矿工们的床头，很少能看见衣被杂物，除了他们的身体，什么也没有。睡不着的在喘息咳嗽，醒过来的心里绞痛。该上班的起来了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彳亍地出去，他留下来的半边床位，又马上为刚出班的，更加疲惫的身体所填补。

第一章

一声雄壮的汽笛声，冲破银幕上的黑暗，一列疾驰的列车，带着震撼大地的声势，从逐渐淡下去的黑云中劈头盖脸地奔来。

推出字幕：一九二一年

雷焕觉穿着长衫，坐在一辆无棚的货车上，身子高踞在堆得高高的坑木上面，眺望着冬天的田野。

从司机座的窗口里，司机贺青山把头伸出，挥手向雷焕觉招呼，表示就要到站了。

雷焕觉顺着贺青山指的方向看去，远远的矿山全景在望。

车子停靠在赣西车站，贺青山跳下司机台，雷焕觉也跟着下来。

一个聪明外露的年轻工人急忙迎上去。贺青山介绍：

“老雷。这就是陈振云，在矿上开绞车。”

雷焕觉和陈振云热情地拉着手。

陈振云恨不得一下子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，急促地说：

“看了长沙书记部寄给我们的《劳动周刊》，心里直发痒，可又不晓得怎么干！雷先生来指导，真是太好了。……”

“不是指导，振云兄弟。”雷焕觉摇着陈振云的手，“我们大家一道给工人办事。我叫雷焕觉，以后就称呼名字吧。”

贺青山一面搬行李，一面招呼陈振云：

“振云，你先引老雷安顿下来，我交了差就来。”

“我来，我来。”陈振云抢着去扛行李。

陈振云替雷焕觉扛着铺盖，雷焕觉自己提着小藤箱，走上矿区的大街。

狭仄的街道两边都是各行各业的铺面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，有带着姨太太上洋货店的稽查司爷们，有带着妓女上酒楼的工头们，更多的是矿工和他们的家属，她们提着篮子去买油盐柴米，也有苦着脸夹着被子走进当铺的。在拥挤的人流中穿插着一些叫花子，有的大着嗓子喊街，有的紧跟着人细声求告。人声嘈杂，整个市面呈现出畸形的繁荣，一片混乱而凄惨的景象。

“让开，让路。”几个声音同时叫着。

一乘四人抬的绿呢软轿从街上过来，拥挤的行人都朝两边让路，雷焕觉他们也被挤到屋檐下。

轿子里坐着个留仁丹胡子、面目凶狠的人，后面跟着穿黄色制服的矿警，还有几个歪戴帽、拿铁尺的跟班。陈工头也跟在轿子后面，撅着屁股小步地跑着。

轿子过去，雷焕觉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忽然，街道拐角处一个棚子里在吵闹，雷焕觉顺着声音望过去。

棚子里是个临时的赌摊。一个青年工人紫着脸要冲出赌摊，嘴里嚷着：“你们搞鬼！不来了！你们搞鬼！”

流氓们包围着他，不让他走，也嚷着：“谁搞鬼？输不起不要耍赖！”

摆赌摊的是矿上一个姓徐的监工。这时他丢出一块银洋几个角子：“借给你两块钱，再来。”

流氓们应和着：“好啦，人家徐监工借兵给你翻本。”

青年工人看了一下，还是要走。流氓揪住他不放。

“一块钱现扣三角利息，这个债我背不起！”青年工人说。

徐监工把眼珠一翻：“姓李的，你真他妈的小庙子鬼！……”

流氓们正想动手打人，突然插进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，按住流氓的手说：“怎么，还有逼人借债的！”

“易猛子!”徐监工喝一声:“有你什么事?”

“哪有这种霸王赌!”猛子袒护着青年工人说,“赢了不让人走,输了还不让人走?”

徐监工把手上的牌一丢,正预备过来揪猛子,一看猛子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工人,杨标、李魁在猛子左右一站,像斗架的公鸡似的,摆好打架的姿势。徐监工和流氓们没有马上动手,双方正僵持着。

这时一个老年矿工闯进赌摊,一把抓住猛子,喝道:“干什么,又在这儿惹是非!”

猛子还不走,老头子又推了他一把:“还不快走!”猛子才别着脖子走了。

老头子不是别人,就是当年跟萧昌定去谈判不成的姓易的,如今年纪大了,人都喊他声“易老倌”。

“徐监工,怪他年青不懂事。”易老倌打过招呼走了,又掉头对徐监工不软不硬说了句:“也不想想是什么人,能在这儿摆赌摊子!”

易老倌跟上猛子,边走边训:“你这个脾气啊!人跟鬼斗,你斗得过?!”

雷焕觉注意地看着这一切。

“那个青年人是谁?”雷焕觉问。

“叫易猛子,脾气就像闹花灯的薛刚,一伙人一天到晚使拳弄脚……”陈振云解释。

雷焕觉兴趣盎然地听着,思索着。

夜校外面。招生广告已经贴出来,有不少工人在围着看,纷纷猜测议论。

工人甲:“这真是新鲜事,不要钱,不收师爷。”

工人乙:“兴许是耶稣教玩什么把戏。”

工人丙:“说不定是小善堂做好事,体恤工人。”

猛子、杨标、李魁、郑海生也挤在人堆中看。

雷焕觉扛着夜校的招牌出来,在门口招呼大家:“工友们都来念书吧!”

工人甲:“‘工’字不出头,念了书也翻不了身。”

雷焕觉笑道:“这位工友解错了,‘工’字顶大,上顶天,下立地,‘工人’两个字加起来,是个‘天’字——你们说还有比‘天’大的吗?”

“先生有学问,解得好。”杨标兴奋地冲口而出。

“这位工友贵姓？”雷焕觉问。

“我叫杨标。”

“我叫李魁，他是郑海生。”

雷焕觉正要向猛子说话，陈工头粗声恶气地嚷着挤进来：

“谁在这里调皮扯筋！哎？哎！”

工人们的议论忽然停止了，本来带有好奇喜悦的脸色一时沉下来，有些忐忑不宁的样子。

“我们谈学堂。”郑海生说，“人家长沙省城来了先生。”

“黑脚板还想中状元！”陈工头鄙弃地嘟哝着，又扫了一眼，“哪一个的教习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雷焕觉问。

陈工头打量雷焕觉，没吱声，却大模大样地径直朝夜校里走。雷焕觉也跟了进去。

工人见苗头不对，使眼色拉衣角，怕惹火上身，有几个溜走了，猛子、杨标等人索性留下来，扒着窗口看个究竟。

屋里，摆着几张高低不齐大小不一的桌椅板凳，挂了块黑板，算是教室。角上铺了张床，就是雷焕觉的宿处。

陈工头进到里面，一边打量着，一边气势逼人地问：

“哪儿来的，来干什么？”

“你是哪一部分的？”雷焕觉不卑不亢地反问陈工头。

“嗯……我？……”陈工头没料到这个反问。

“他是陈工头，”李魁在窗外说，“总监工王连奎的小舅子。”

“哦，陈工头，有什么贵干？”雷焕觉问。

“三老爷叫我来查问查问。”陈工头说。

“哦！——矿上总监工也管学堂？”雷焕觉笑着说。

陈工头结巴了一下。外面李魁又接着说：

“王胡子除了东洋人跟矿长，这里谁放屁他都管。”

“谁？谁？”陈工头生气地吼着。

外面年轻的矿工哄然大笑。

“各人知趣，小心饭瓢子过河！”陈工头对外面骂了一句，又问雷焕觉，“有没有